

《春之祭》将重返香榭丽舍

◆ 周炳捷

斯特拉文斯基的芭蕾舞剧《春之祭》在巴黎首演时曾发生骚乱，这是时下很多乐迷都知道的乐坛掌故。这场发生在1913年5月的爆炸性事件为这部名作增添了传奇色彩：当时，香榭丽舍剧院内噪音四起，观众斗殴，警察入场，致使斯氏不得不逃出剧院。

但真实的原因是，骚乱的起因并不是《春之祭》的音乐，而是它的舞蹈。当时享有盛名的舞蹈演员尼金斯基设计的舞蹈，是一种类似今天的顿足爵士舞。演员身披粗麻袋，步履蹒跚地登场，对于习惯于欣赏《天鹅湖》，迷恋于舞蹈演员的短裙缓缓地一起一伏的巴黎观众来说，实在是无法接受。

对于斯氏本人，这无疑是一场“城楼失火，殃及池鱼”，自己的职业生涯眼看几近终结。一年后的1914年4月，斯氏终于时来运转。法国指挥家皮埃尔·蒙特在一场音乐会上首演了《春之祭》——舞台上没有舞蹈只有音乐的《春之祭》结果大获成功，蒙特称那晚是“斯特拉文斯基之夜”。《春之祭》作为音乐会作品，摆脱了芭蕾舞剧的负面影响，斯氏当然高兴异常。他称这部作品是抽象的，纯真的，有结构但不是叙事性的。

1929年，斯氏的提携者——俄



罗斯舞蹈团主持人佳吉列夫称《伦敦时报》有一篇匿名的评论文章写道：“《春之祭》在20世纪音乐界的地位等同于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在19世纪的地位。”音乐学家研究后发现，《伦敦时报》的匿名评论文章发表于“蒙特音乐会”的次日，原意是：《春之祭》绝对是一部芭蕾舞剧，我们确信它在20世纪将发挥重大的影响，就像贝多芬的《合唱交响曲》在19世纪的影响一样。显然佳吉列夫对原话的理解有误。也

有评论家认为佳吉列夫是故意将错就错，以一种道听途说的表达方式来表达。

但是一场“春”和“贝九”的比较由此被闹得沸沸扬扬。首先，两部杰作都有口实：《春之祭》曾引发了音乐史上少见的骚乱；而“贝九”呢，由于太成功了，后世作曲家高山仰止，感慨不可逾越，心理阴影挥之不去。斯氏晚年有一位助手叫罗伯特·克拉夫特的认为两部作品都是划时代的不朽之作，但他又认

为《春之祭》似应略胜一筹，因为它的长度仅为“贝九”的一半，足见其能量之大。

也有人认为两部作品无法相提并论，《春之祭》根本不具备“欢乐颂”中体现的人类皆兄弟的精神。你能想象伯恩斯坦1989年在“柏林墙”倒塌之际演奏“春”吗？同样，挺“春”的人会后反唇相讥：“纳粹”党徒1942年庆祝希特勒的生日，富特文格勒也不至于演“春”吧！

今天的观众对两部作品的喜爱程度，是对这场争论最好的总结。2006年秋天在意大利都灵，斯卡拉歌剧院乐队和合唱团在冬季奥运会的冰球场演出“贝九”，万余观众端坐纹丝不动，乐曲结束时长时间地向乐队和歌唱家欢呼，直至深夜。2010年5月8日，迪图瓦指挥费城交响乐团演奏“春”，庆祝上海世博会开幕，全场观众忘情地欢呼，沉浸在欣赏音乐的快乐中。

今天，纪念《春之祭》问世100周年的活动已拉开序幕，今年9月，“纽约爱乐”、“洛杉矶爱乐”都将举行纪念演出，而明年5月，“春”将回归巴黎香榭丽舍剧院演出，纪念音乐史上这次重大事件的100周年。

贝斯手朗恩·卡特

◆ 詹湛

在爵士乐中，低音贝斯这件乐器看似不惹眼，但却时时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一方面它在低音声部里稳定着节奏，另一方面它以独特低沉的拨弦或拉奏，在较为安静的段落里扮演着宁静低语者的角色。在爵士乐历史上，说到贝斯手，两个人是无法忽略的，那就是查尔斯·明戈斯(Charles Mingus)与雷·布朗(Ray Brown)。

当雷·布朗用那温暖质朴、跃动感十足、甚至有些慵懒随意的拨弦打动了一代又一代爵士迷的时候，查尔斯·明戈斯仿佛把贝斯改造成手底下的一样独奏乐器，它不再是什么提供节奏的配角，而一跃成为咄咄逼人、音色洪亮苍劲的主角。

可是，朗恩·卡特(Ron Carter)与这两位都不一样。这位美国大个子天生具备与众不同的细腻感和优雅。如果您有幸听过他的现场演奏，一定会惊讶于他的“安静”——所谓的安静并非是一言不发，而是对每一缕细小声音的精雕细琢，比如在贝斯独奏乐曲《Willow weep for me》中，安在地讲，只有当听众保持彻底的安静，同时心如止水的时候，才可以充分地领略他指下精妙多变的低音旋律。而朗恩·卡特此刻的面部表情，则闭目凝息，几乎与贝斯融为一体，那股虔诚劲儿直让人联想到教堂做弥撒时向天主感恩的信徒。

在泰德·吉奥亚所著的《爵士乐的历史》一书中，在讲述小号大师迈尔斯·戴维斯时，特地为这位作配角的贝斯手留出大段篇幅，讲述了他七岁时因为肤色关系从大提琴演奏转到爵士低音贝斯上的经历。而专题论述波普音乐的《波普和它的乐手们》(托马斯·奥文斯著)更是在全书中多次提到了朗恩·卡特的名字。其中我们能见到这样的赞誉：“早在卡特职业生涯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没有效仿大部分爵士贝斯手在大提琴上的演奏习惯——不是四根弦E-A-D-G，而是按照标准大提琴的C-D-G-A演奏，卡特征服观众的本领恰恰是他那深厚的古典乐器基础，尽管融合爵士流行之后卡特也玩过一段时间电贝斯。”

朗恩·卡特最具代表性的唱片应该是与赫比·汉考克合作的《Third Plane》(OJC)。他在这里展现出了贝斯拨弦艺术之炉火纯青的顶峰——滑音、颤音、双音(包括平行八度)、泛音、极低极低的深沉和弦，无所不用其极。尤其是最低一根E弦绵绵不绝的震动感——仿佛周围的空气也随之一起颤抖。朗恩·卡特惊人的手指技艺可见一斑。



金色小号吹奏巴洛克名作

◆ 吴同

比起往年，今年上海的音乐会舞台上似乎铜管乐出奇地集中。仅最近一个月内，便有“小号帕格尼尼”之称的纳卡里亚科夫，法国长笛家路易克·布朗以及闻名欧洲的莱比锡铜管乐团相继在本市音乐会上献技。紧接着，又有三位小号演奏家将出现在东方交响乐团10月28日的“金色小号”音乐会上。

三位小号演奏家是意大利著名小号演奏家、贝里尼歌剧院小号首席 Gioacchino Giuliano、意大利国家音乐学院交响乐团小号首席 Andrea Bonaldo 以及我国青年小号演奏家姚天浩。而他们演奏的作品是两首著名的小号协奏曲：胡梅尔《降E大调小号协奏曲》、维瓦尔第《C大调双小号协奏曲》。

小号在铜管乐器中具有非凡的表现力，常负责旋律部分或高亢节奏的演奏，也是铜管乐器家族中音域最高的声部，高音嘹亮抒情。加上弱音器则音色神秘悠远。在巴洛克时期以及古典主义时期，许多作曲家为小号写了不少优秀作品。

胡梅尔是与海顿、莫扎特同时期的奥地利作曲家，同时也是出色的钢琴演奏家、指挥家以及音乐教授，其《降E大调小号协奏曲》与大名鼎鼎的海顿小号协奏曲相比毫不逊色，充满着古典主义时期特有的明朗、幽默以及优美气质。

在维瓦尔第的作品中，即使纯器乐作品也与宗教有着潜移默化联系，这首协奏曲便带有明显的宗教意境。在《C大调双小号



协奏曲》中，维瓦尔第不仅将小号的金色声音示人，还让小号以充满自由的演奏展示出令人神迷的激情。

下半场曲目是享誉世界的中国作曲家陈其钢(见图)代表作《蝶恋花》。陈其钢刚刚经历了丧子之痛，但在接到许忠的邀请后还是决定来上海。作为20世纪法国作曲大师梅西安的弟子，陈其钢在其作品中能将中国的传统元素融合于西方现代作曲之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也是当今少数几个在世界音乐舞台上极为活跃的中国作曲家之一。《蝶恋花》曾获格莱美“最佳古典现代作品奖”，梅西安对《蝶恋花》的评价是：“表现出一种真正的创造和极高的才能，是中国音乐家的思维方式与欧洲音乐构思的完美融合。”此次《蝶恋花》演出的班底是陈其钢的原套班底，从女高音、青衣到笙、琵琶的演奏都是国内的知名音乐家。

ETICKET 东方票务

10月4日起售票

| | |
|------------------|--------|
| 鲍里斯·贝尔曼钢琴独奏会 | 11月22日 |
| 安东·克迪钢琴独奏会 | 11月16日 |
| 陈宏宽钢琴独奏会 | 11月15日 |
| 彼得·弗朗克尔钢琴独奏会 | 11月14日 |
| 奥克斯娜·雅布隆斯卡娅钢琴独奏会 | 11月13日 |

地点：贺绿汀音乐厅

订票热线：962388

国际音响展回归上海展览中心

第四届上海国际音响大展即将开幕

◆ 马峰

上海举办过音响展的场馆，以上海展览中心最为津津乐道。这里的展厅都是规整的四边形，很高，良好的声学条件有利于音响器材的充分发挥。然而自本世纪初起，上海历史最久的音响展转移到浦东后，上海展览中心就再也没有举办过音响展。不在展览中心举办的音响展，在老观众心目中总是少了些韵味。

由中国图书进出口上海公司主办的2012上海国际音响大展今年将回到上海展览中心举行，本市及华东地区的音乐音响爱好者们又可以在熟悉的地方聆听来自全世界的高级音响器材了。

中图上海公司承办的这个音响展今年已经是第四届了，虽然国内外经济形式依然严峻，但本届音响展的参展商数量比前三届仍有所增加。香港大昌行、乐桑贸易、上海煜朗、珠海丽磁等都是首度参展。

大昌行是香港老牌的音响贸易商，代理的十几个家用音响品牌中最著名的就数TANNOY(天朗)、ACCUPHASE(金嗓子)、ESOTERIC(第一极品)、CHARIC(卓丽)，号称“四大天王”。笔者曾在今年香

